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⑦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诗歌赛区

饮酒的老槐树
与雪

□作者:以观沧海

初冬的老槐树
掠过枝桠的
不只有凛冽的风
还有花喜鹊的翅膀

花喜鹊的巢
筑在老槐树最高的枝桠
那是一朵含苞的温暖
仿佛老槐树的童年

老槐树的心
永远只是那些
已飘飞的白花
而那浓郁的花香
已散进飘飞的记忆

昨夜
老槐树邀了雪来饮酒
大风就刮了一夜

漫山遍野的酒香
让枯黄的野草
差点从冬梦中醒来

醉了的老槐树
与醉了的雪
倚靠在山坡的缓处

看着阳光
一点点漫过
山下村子里
最狭长的一条街

那里升起炊烟了
勤劳的村妇
已把白米倒进锅里的水

而老人和孩子
也同家里的男人一同起来
忙着各自的活计

今天将有一个集市
各村的老少 将在山坳里
汇成一个 富足的湖

那里交易的喧嚣
覆盖着干冷而宁静的空气
偶尔晃动的马铃声
躲闪着摩肩接踵的笑声

老槐树与雪
在山坡上坐了一个上午
老槐树抽光了
旱烟袋里所有的白云

而雪 也在广阔的注视里
给高傲的蓝天
添描了信仰的蔚蓝

中午 雪要下山了
阳光一再地催促
已使他无法逗留
他蓝色的背影一闪
便隐没于茂密的灌木

老槐树一个人立在山坡上
翻开自己厚厚的年轮
在新的一页
画上两只杯子 一壶酒

而飞来飞去的花喜鹊
他的勤劳而快乐的孩子
不断地衔来
山野里丰饶的寂静

点评

作者选取老槐树、雪、寒风、蓝天、白云、花喜鹊、山坡、野草、灌木、山村、炊烟、村民等意象作为元素,在表情达意的书写中使之浑然天成成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诗意与哲理相映成趣的画面。既有感官的享受,也充满了哲理的思考。

点评人:陈夫龙,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初评委。

小说赛区

三生石

我们的缘分,写在三生石上。
——关于·源

□作者:迷途小书虫

第一世。
你是飞鸟。
我是鱼。

那是个仿如混沌初开的年代。每天,我游弋在西海里。透过粼粼波光,痴看着你在海的上空翱翔的雄姿。阳光下,眼底,熠熠生辉。

我忘了自己从哪来。懵懂的年月里,我就已随着鱼群,跟随海流日复一日地迁徙。直到有一天,你明媚的身影在阳光折射下,透过粼粼波光进入我眼帘。那一霎,我忘了前进,呆望着天空,任海水自身上冲刷而过。

从此,我抛弃了四海为家的生活,整日在西海里闲晃。寂静夜里,我沉入深海,蜷缩在珊瑚丛里静息;旭日东起时,便迫不及待地浮上海面,期盼着你的身影。我总觉得,有你的那片天空,特别的绚烂。

好几次,当你低飞掠过海面时,我总试图跃出海面,想与你拉近距离。可我悲哀地发现:当离开海时,晕眩感便扑面而来,我变得难以呼吸,只能匆匆掉回海里。

蓦然,我想起以往随鱼群漂流时,前辈们的一番话:我们都是海洋之子,永远离不开母亲的怀抱。若离开,便就此飘散于世途。

看着你恣意翱翔的身姿,我不禁悲从中来:我们的距离不远,却永远无法相对。你在你的天空里展翅翱翔,而我,只能在这片冰冷的海域里,怀着对你的满腔情愫,缓缓老去。

自那起,我拼命抑制住想见你的念头。既已注定无缘,再深的情愫,也是徒然。

春去夏来,秋隐冬露。毫无预警地,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席卷而至。那一瞬间,沧海变桑

田。

由于躲避不及,我硬生生地被海啸后的地壳运动带离大海。在那潮湿的岩石上,我拼命挣扎,呼吸渐渐短促。在一片白光闪耀间,我看见了那抹魂牵梦萦的身影。

年复一年,时光从指缝间无情溜走。昔日的海洋已成高耸的山峰。秋高气爽,北鸟南迁的时节。巍峨的西山上,一群南飞的候鸟在此休憩。

一只羽毛光鲜的鸟儿正低首啄着赭红岩石上那点白,那形状,赫然是千年前枯死在乱石丛中那尾鱼的化石。

第二世。
你,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
而我,只是秦淮河畔的歌姬。

每天,我透过轩窗看着你走进市集,把字画卖给城里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以换取一天生计。与你素未相识,我却能读懂你眼底的不舍与无奈。每次,我都有想助你一臂之力的冲动,可在这男尊女卑的父系社会里,我只是一名身份低贱的艺伎,我连自己都自顾不暇。是啊,我只是沧海里的蜉蝣。

月上柳梢头。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如期而至。入夜,整个京城顿时沸腾起来。带着贴身小婢,我在熙攘里前进着,欣赏着让人眼花缭乱的灯饰。蓦地,蜂拥的人群把我俩推散于热闹中。

我略带不安地四寻小婢,汹涌的人潮却把我往后推,一个重心不稳,眼看就要跌倒……

“小姐小心!”一双温热的手扶住我欲倒的身躯。我连忙站稳,退出那人胸前,有些意外竟会撞见每天看见的身影。“谢公子出手相助。”压下心底的激动,我俯身道谢。

你笑了笑,礼貌地护在我周围,让我免受人群推搡:“这拥挤了点,我们到外面吧。”我们逃离闹哄哄的人群,站在街口的古榕下,舒了口气。

……我们在古榕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更多的时候,是我微笑着倾听你那暂时搁浅的抱负。

人潮渐散。“梁小姐家就住于此?”你坚持要送落单的我回家,无奈之下,我走回以前住的梨花弄。

“嗯。”我回避开你询问的目光,点头道:“平日家父管教甚严,极少外出。秦公子见笑了。”

“难怪我好几次途经此地却从未见过小姐。”不疑有他,你就这样相信了我的说辞。我的心底滑过一丝歉意。

“小小再次谢过秦公子相送之情。天色已晚,公子请回吧!”我行过礼,转身走进里弄,悄然自一旁小径踱步回秦淮河畔。灯会后,一切如常。

我依旧每天倚窗等那抹挺拔的身影出现。直到有一天,你不再出现。

我暗自派人打听,一无所获。数日后,嬷嬷召见:东城李员外看上我,欲替我赎身收为偏房。

“小小,你应该清楚,做我们这行的,是没办法如平凡女子般过着相夫教子生活的。即便你是身子清白的歌姬。”嬷嬷看穿了我的心思,语意深长地说道。

嬷嬷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我就是管不住自己那颗心。

那一夜,泪湿枕巾,无眠到天明。

翌日,我敲响嬷嬷的门,走向既定的命途。三年后。

春暖花开,早春的鸟儿站在抽着新绿的枝头上,纵情欢歌,仿佛要把积聚了一冬的歌声放送在这和煦的春风里。

我带好动的稚儿到郊外。嘱咐小婢照顾稚儿,我独自坐在亭子里,享受着清风拂面的舒适感。

“小小?”听见久未被唤起的名讳,我疑惑转身。

电光火石间,我一阵眩晕。

我佯作镇定地站起,笑了笑:“原来是秦公子,有礼了!”你作揖回礼,脸上有着难掩的惊喜与激动:“梁小姐可真深居简出,这些年来我数经梨花弄也从未遇见小姐。”

我微微一笑。“三年前我随人北上,意外获赏识。他们挽留我于翰林院,但我总觉得自己有东西遗在这儿。”

说到这里,你对我腴腆一笑,眼底,有着我不敢读懂的情愫。我无措地站在一旁,不知该如何接腔。

“娘,娘!那枝上唱歌的是画眉吗?”一阵稚嫩的呼唤打破我们之间的旖旎。我回身抱起黏在脚旁的小儿。

看着你眼底的光芒瞬间幻灭,我心头一紧:“这是犬儿,我……于三年前,已许配与人。”

时间不对,身份不对,有些人,有些事,等之不及,便应舍弃。那一夜的转身,便是一生的距离。

第三世。

这一世,我们隔了一道国境,一个民族,却有着千丝万缕的感情牵绊。

“你真要向我父母提亲?”

“对!”

“要是他们不答应呢?你可是那什么大和民族的,我爹娘才舍不得把女儿嫁那么远呢!”我调皮地继续刁难。

“不怕!”你用一口生硬的中文对我承诺,“我会跪下来,和他们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等我退役了,就留在这。我,喜欢南京,更喜欢你!”我心里甜滋滋的,从未想过,灾

难会降临在这片大地上。更没想过,我和你,要站在极端对立的场面。

……

满目疮痍。看着原本是家的地方只剩一个丑陋的坑洞,我呆了,听不见耳边炮火的轰鸣,看不见眼前流离失所的人们。

“……等我退役了,就留在这。我,喜欢南京,更喜欢你!”

“你们好好的自己国家不呆,非要留在这,图的不就是我们的家园吗?还想我把女儿嫁给你?哼!没门!”

眼前晃动着藤原和父亲的身影,脑海里交错着他们的声音。呼吸急促间,我眼前一黑。

再度醒来,我已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只记得,自己,成了抗日组织的一员。硝烟弥漫间,我强迫自己忘了与你的一切。

雨台台·御碑亭。

夜,是人最好的保护色。这年的冬天,异常地冷。我坐在火堆旁,看着热烈燃烧的火苗,心思,远游着。

“谁?”我厉声质问,身后细微的声响令我紧握怀里的手枪。

“明丽,是我!”一抹身影高举双手,自柱子后走出,一身军官打扮刺痛我的双眼。

“你是谁?谁准你靠近这里的?”我刻意忽略心底的感觉,冷漠举枪。“你,你,你忘了我们之间的事了吗?”藤原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哀伤地望着我。

“记得?你还有什么资格要我记得?看看周围的废墟,自你们妄图侵占我们家园的那一刻,我们就只能是敌人。”握枪的手在颤抖,“是你,害死了我的父母!”

我把一切都归咎于你,把我们当初的一切抛诸脑后。

“我……对不起!”你颓然收回目光,讷讷地说着歉意,“非常抱歉,都是我们的错,对不起!”

“你走!”我漠视心底的爱,眼神狂乱,“日后与你再见,只能是敌人。我决心转身。”

你黯然离去。空气中那句怪腔怪调的“我喜欢你”,却固执地不肯散去。

时间,于战乱的逃亡与躲避间流逝。终于,在历经重重劫难后,我们,迎来了暗夜后的光明。

总部,参谋长叫住我:“明丽,你认识一个叫藤原介之的小日本吗?在那群战俘里,有个日本人不断地叫着你的名字。”

我一震,沉默了一会儿:“我去看看。”

陋室内,透过破烂的窗子,我看见一张憔悴得有点陌生的脸。

推门。“明丽!”藤原死寂的眼注入了活水。我立于跟前,无言以对。

“恭喜你们,解放了!”扬起真诚的笑,你忽略我的沉默,“我们又可以见面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你。曾经,我们的距离很近,近到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而如今,横在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东西,多到让我们触不到彼此。

你看着无言的我,敛起笑脸:“我知道我们不会在一起了。我们做错了,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那股怪腔怪调已变得流利起来。是啊!改变的不仅仅是口音,我们都变了。

“藤原。”我试图掀起嘴角的笑,望进你清澈的眼里,“我也喜欢你,曾经。但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走过去,紧紧抱住被绑着的你。在你的怀里,最后一次,放纵自己。

退至小屋外,我紧盯着曾经的爱人,缓缓把门关上。

彼此的泪,在门关上的一刹那,滑至脸颊。

或许,我们,早已隔了道生与死的鸿沟。

相遇和错过,我们总在不断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再下一世,我们的距离,是否还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手中的红线,是否还是继续命运多舛?